

近年来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 “变”和“不变”*

许昌志**

【内容提要】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难以直接套用大国与周边中小国家关系的分析范式，需要放到双方交往近 500 年的背景之下，从历史、民族、文明的维度深入探究。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变”，源于国际形势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百年变局与地区格局复杂联动的战略背景；“不变”则是因为影响中亚地区全局、决定形势发展方向的主要矛盾仍是大国地缘博弈与地区国家自主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仍是以俄罗斯为主的域外大国，矛盾斗争转化的烈度远未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历史上俄罗斯曾经历三次“崛起-衰败”的往复，至今尚未找到适应内外形势、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但凭借战略韧性仍将逆境苦撑，强调独特的“文明体国家”定位，选择一条世界潮流之外的“俄罗斯之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中亚地区出现第三轮“去俄罗斯化”浪潮，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亚国家开始反俄乃至亲美，而是继续奉行多元、平衡、务实、进取的外交方针。当前俄罗斯着眼“后俄乌冲突时期”，注重发挥地缘、安全、文化等领域的独特优势，试图强化对中亚国家的影响，但难以从根本上逆转战略主导地位继续缓慢下降的历史趋势。

【关键词】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 中亚国家 民族国家构建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4-0066(27)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欧亚国家的国族建构：经验教训、影响评估和启示思考”（项目编号：ZKJC252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许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合作智库副秘书长。

一、引言

俄乌冲突爆发三年多来,国际舆论界和学术界对俄罗斯的发展前景众说纷纭,其中“俄罗斯崩溃论”时起时伏,尤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为甚。^①与此同时,关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调整变化也存在多种观点,对何为战略性趋势、何为阶段性特点的判断往往莫衷一是。究其原因,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受到多重内外因素影响,难以直接套用大国与周边中小国家关系范式,需要更加系统的观察和更加辩证的分析。这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②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始自16世纪,^③其间经历了平等贸易伙伴、殖民地与宗主国、地方政府与联盟中央、国家间正常关系四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观察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需要运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相关中层理论工具,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区域国别研究的交叉属性;但更重要的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准确把握中亚地区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转化的动态过程。

近年来,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调整变化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其中的“变”,需要考虑的背景是国际形势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百年变局与地区格局复杂联动,呈现变乱交织的阶段性特点。其中的“不变”,则是因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并未发生逆转,影响中亚地区全局、决定形势发展方向的主要矛盾仍是大国地缘博弈与地区国家自主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仍是以俄罗斯为主的域外大国,矛盾斗争转化的烈度远未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因此,不宜过低估计俄罗斯对中亚国家影响的“存量”。例如,当前哈萨克斯坦高度重视编纂7卷本《哈萨克斯坦历史》

① “俄罗斯崩溃论”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认为制裁将摧毁俄罗斯经济;二是认为国内政治矛盾和民族分离主义风险将引发政权更迭;三是认为弹药耗尽和兵源枯竭将导致战场崩溃。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23页。

③ [美]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陈尧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页。

对巩固国家和民族认同、夯实意识形态根基的重要作用。^①此部著作将同时推出哈萨克语和俄语版本。哈萨克斯坦国内不少知名历史学家在编著过程中先用俄语完成书稿，然后再译为哈萨克语。^②再如，中国与中亚五国 2025 年 6 月 17 日签署的《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十五条规定，本条约“正本一份，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③上述两例对了解俄语乃至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可能有所帮助。

二、分析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特殊维度

对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分析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其中，普遍性体现在对国家间关系基本要素的观察，如政治、经济、安全、社会等领域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与此同时，还需要从历史、民族、文明的特殊维度，探究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不同于俄罗斯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特殊原因。在这些领域，中国学者拥有一些先天优势。例如，中国与中亚地区历史渊源之深远、持久、全面，令其他文明和国家难望项背。全世界关于中亚的历史记载，中国的史料最早、最丰富、最系统。当然，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学术积淀和影响亦值得高度重视和辨析。

（一）历史的维度

研究三年多来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发展演变，要放到双方近 500 年交往史的历史背景之下，特别是不能忽视其中 300 余年平等交往的影响。以

① 2021 年 1 月 5 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发表文章《独立高于一切》，提出编写一部新的国家历史学术著作，作为所有教科书的基础。7 卷本《哈萨克斯坦历史：从古至今》（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的编纂工作随即迅速展开，220 余位本国和 60 多位外国学者参与其中。各卷标题是：第 1 卷《哈萨克斯坦古代史》，第 2 卷《突厥时期的哈萨克斯坦史（6—12 世纪）》，第 3 卷《术赤兀鲁思（金帐汗国）史》，第 4 卷《哈萨克汗国史（15—18 世纪初）》，第 5 卷《哈萨克斯坦近代史》，第 6 卷《苏联时期的哈萨克斯坦（1917—1991 年）》，第 7 卷《独立哈萨克斯坦史》。

② 源自 2025 年 7 月笔者赴哈萨克斯坦调研期间与术赤兀鲁思研究所所长萨比托夫、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卡布利季诺夫的谈话内容。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25 年 6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6/content_7028496.htm

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的关系为例，在 16 世纪以降的近代史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在沙俄早期（1558—1864 年），双方在实力相当的基础上保持了 300 余年的政治平等、经济互利关系。15 世纪后期，蒙古帝国分裂瓦解，广阔疆域内出现了多个封建国家。其中，乌兹别克人 1501 年建立布哈拉汗国（1710 年浩罕汗国从中分离）、1512 年建立希瓦汗国。^①俄罗斯人的莫斯科公国也获得较大发展。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 1547 年加冕，成为俄国历史上首位沙皇，进而征服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全面控制伏尔加河流域，打通了通往里海和中亚的水陆交通。俄国首次与希瓦汗国相邻。1558 年，伊凡四世派出使者詹金森，从伏尔加河经里海出访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标志着双方建立了使节互访关系。当时俄国和乌兹别克的两个汗国都处于农牧结合的农业社会，整体落后于西欧。俄国无力南下征服中亚，只能暂且平等交往。1605 年，一批俄国哥萨克首次进攻中亚，攻破希瓦汗国都城大肆劫掠，但随后即遭当地军民围攻，在企图逃跑之前悉数被杀。^②

在沙俄晚期（1864—1917 年），双方经历了 54 年的殖民地与宗主国关系。18 世纪初彼得大帝时期，俄国实力逐步增强，开始觊觎中亚，多次派遣“武装考察队”深入希瓦和布哈拉，但均遭失败。^③19 世纪初，俄国开始对中亚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最终攫取了约 4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俄国、苏联历史学界把征服中亚的原因解释为“多次遭受中亚各野蛮游牧民族的可怕袭击”，希望用牢固的秩序“取代自由放任和强盗袭击”。^④但是恩格斯指出，“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幌子”。^⑤

① 马大正、冯锡时：《中亚五国史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83 页。

② 王治来：《中亚通史（近代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79 页。

③ 许涛：《中亚地缘政治沿革：历史、现状与未来》，北京：中国时事出版社，2016 年，第 41 页。

④ [俄]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一卷）》，武汉大学外文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2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26 页。

在苏联时期（1917—1991 年），双方保持 74 年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权的关系。1917 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俄罗斯帝国崩溃。当时中亚同时存在的三个政权性组织（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苏维埃政权、穆斯林联盟），联手摧毁了沙俄在中亚的统治。^①此后成立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

1991 年苏联解体后，双方形成了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乌兹别克斯坦首次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俄罗斯则继承了苏联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双方数百年来的关系得以延续。

回顾历史，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交往 467 年，有 340 年保持平等关系，127 年处于殖民与被殖民、统治与被统治的状态。乌兹别克斯坦认为，乌兹别克民族千百年来始终保持独立，早在俄国人到来之前即已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例如 14 世纪，当时欧洲处于黑暗的中世纪，莫斯科公国尚被蒙古人奴役，而乌兹别克地区是伊斯兰文明的中心之一。乌兹别克诸汗国被沙俄吞并只是历史进程的偶然，1991 年独立不仅是民族国家的诞生，更是国家主权的回归、悠久历史的延续。乌兹别克民族被殖民被统治 127 年是国家历史发展中客观存在的阶段，虽然这一阶段不可忽视，但也不容反复。

（二）民族的维度

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均为多民族国家，其中主体民族占绝大多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同时面临国族建构任务，需要提高国家凝聚力、加强民族团结，把基于共同文化或血缘的族裔变成拥有共同身份的政治民族，避免因身份认同缺失导致分离主义运动活跃。

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建构通常有三种路径：第一种是公民民族主义模式。强调民族的政治属性，视其为享有平等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个体所组成的联合体。虽然公民的种族和宗教差异明显，但基于共同的政治信念和价值观形成凝聚力。第二种是族裔民族主义模式。强调文化、血缘等非选择性因素的影响，而不是抽象的政治信念、价值原则。第三种介于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之间，既承认共同政治信念的作用，也重视共同起源等非选择性

① 马大正、冯锡时：《中亚五国史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83 页。

因素的作用。绝大部分多民族国家在实践中采用第三种模式，只是侧重程度不同，要么更侧重公民民族主义，要么更侧重族裔民族主义。

西方国家基于近代以来建设民族国家的实践，二战结束后更加侧重公民民族主义。但近年随着全球化过程中各种矛盾不断涌现，族群整合成果受到威胁，西方国家出现向侧重族裔民族主义模式转变的苗头。例如，欧洲以基督教保守主义为特征的民族主义上升，反移民、反伊斯兰教的极右翼政治和社会运动日趋活跃，有的甚至要求回归近代以来形成的“一族一国”传统，同化或消灭差异性群体。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对苏联民族政策失误导致的恶果拥有相同感受，因而高度重视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建构问题，30多年来的探索实践既有经验也有教训。^①立国初期，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更加侧重族裔民族主义，强化主体民族地位，同时尽量尊重少数民族权益，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问题。^②进入新世纪后，注重在族裔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确保民族和谐，巩固多民族国家建设。例如，乌兹别克斯坦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就使用7种语言（俄语、中亚五国主体民族语言、卡拉卡尔帕克语）开展教学活动，报纸、杂志和电视广播以12种语言出版和播出。^③

近年来，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涉及本民族历史叙事等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增加，对双方关系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例如，如何界定俄罗斯族、中亚主要民族作为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的形成时期，如何评估苏联民族识别政策对中亚民族构成的影响等等。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民族问题成为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关系中的敏感话题。^④2014年3月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之后，普京在8月29日参加“谢利格尔-2014”全俄青年论坛时强调，俄罗斯族和

① 孙壮志：“现代化理论视域下的欧亚民族国家构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年第1期，第5页。

② 李琪：《历史记忆与现实侧观：中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85页。

③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гласия – приоритетн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развития нового Узбекистана. 7 июля 2023 г. <https://www.newscentralasia.net/2023/07/07/obespecheniye-mezhnatsionalnogo-soglasiya-prioritetnoye-napravleniye-razvitiya-novogo-uzbekistana/>

④ 苏畅：“从‘边缘地带’到‘枢纽地带’：中亚稳定的地缘政治视角分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3期，第21页。

乌克兰族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一位参会者对哈萨克斯坦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表示不安，并提问“哈萨克斯坦是否会面临类似乌克兰的情景，俄罗斯是否有这方面的战略”？普京没有直接回答，先是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最亲密的战略盟友和合作伙伴，然后称赞纳扎尔巴耶夫“在一片未曾有过国家的土地上建立国家”的壮举。^①

普京有关哈萨克民族“历史上未曾建立过国家”的言论在哈萨克斯坦国内引起争议，有人建议“送普京一本历史教科书”作为回应。^②2015 年 10 月 8 日，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汗国建立 550 周年”庆典活动上，重申哈萨克汗国是哈萨克斯坦的早期国家。托卡耶夫 2019 年就任总统后进一步向前延伸哈萨克民族历史，举办“金帐汗国 750 周年”庆典活动，强调哈萨克斯坦是金帐汗国的直接继承者。2024 年 1 月，托卡耶夫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历史学家认为金帐汗国截至 2024 年实际上已成立 800 周年，为此将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③例如，2024 年 4 月，哈萨克斯坦以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名义举办“金帐汗国及其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

（三）文明的维度

文明从诞生路径看，可分为原生型、次生型、派生型三大类。原生型拥有独立发展轨迹，是文明创造者发展的自然结果，基本未受到外部因素较大影响。次生型拥有基本独立的发展轨迹，本体特征和核心价值多为原创，或是在外来因素基础上的再创造。派生型是主要文明在发展和扩张过程中，在新地域新形成的文明体。^④据此分析，中亚文明是受到欧亚多种文明影响、具有原创性的次生文明，既不属于原生型文明，但同样不是派生型文明。

中亚文明在形成过程中受到欧亚多种文明影响。一方面，历史上多个帝国曾统治中亚，随后湮没于历史长河。例如，波斯帝国与中亚的特殊关系，

①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молодёжный форум «Селигер-2014». 29 августа 2014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6507>

②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заблудился в поисках казах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9 марта 2014 г. <https://inosmi.ru/20140903/222765652.html?ysclid=mdmt1mp33x212666018>

③ Касым-Жомарт Токаев. Как прогрессивная нация мы должны смотреть только вперед. 3 января 2024 г. <https://www.akorda.kz/ru/prezident-respubliki-kazakhstan-kasym-zhomart-tok-aev-kak-progressivnaya-naciya-my-dolzheny-smotret-tolko-vpered-302415>

④ 刘景华：“世界历史上文明兴起的四波浪潮”，《全球史评论》，2024 年第 1 期，第 26 页。

当下仅体现在伊朗与塔吉克斯坦同属伊朗语族。奥斯曼帝国即使鼎盛时期也从未染指中亚，土耳其现在与中亚国家也不接壤，只能强调同属突厥语族，甚至罔顾历史创造出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大突厥民族”。俄罗斯与中亚的特殊关系自沙俄时期延续至今，但其历史跨度不到 200 年。但另一方面，至今仍对中亚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外来文明，只有伊斯兰文明、斯拉夫文明、波斯文明等。中国历史上虽曾对中亚地区东部实施过有效统治，而且至今延续着与中亚的数千年交往，但中华文明对中亚却没有形成深刻、持续的影响。

中亚文明的发展轨迹既不能单纯归纳为“马背上的文化”，^①也不是游牧和农耕的文明冲突、流动与定居的二元对立，而是游牧、农耕、商贾文明的深度融合。中亚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大致在北纬 35°至 55°之间。从中国境内延伸至中亚的天山山脉和天山融雪形成的锡尔河，把中亚分为两个大的地理板块。北部是黑土草原带和棕土干草原带，局部干旱，大部湿润，草场广袤，游牧经济发达。南部为半沙漠区和沙漠区，降水较少，但数条高山融雪河流冲出肥沃平原，引水灌溉形成农耕绿洲。^②过渡地带位于绿洲与草原之间，不仅经营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而且主导农业区和游牧区之间的南北贸易，成为物资集散、文化交流的枢纽，城镇工商业发达。中亚南北迥异的地形地貌，使当地居民逐渐分化形成游牧、农耕、商贾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影响人文环境、宗教发展、历史进程，最终形成中亚文明的独特思维和行为方式。

我国史书对中亚游牧、农耕、商贾文明的特点多有记载。游牧文明方面，《隋书·西域传》称石国（塔什干）“多良马，其俗善战”。^③玄奘在《大唐西域记》提到撒马尔罕“风俗猛烈”，“其王豪勇”。^④唐朝军队专门编

① 项英杰等：《中亚：马背上的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此书系国内专门研究游牧文化的奠基作之一，准确勾勒出亚欧大陆游牧文化的总体面貌。由于书名为《中亚：马背上的文化》，难免使人产生游牧文明在中亚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错觉。

② 吴筑星：《沙俄征服中亚史考叙》，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19 页。

③ 许嘉璐编：《二十四史全译（隋书第二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 年，第 1673 页。

④ [唐]玄奘、辩机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87-88 页。

有“拓羯军”，从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等地招募兵士，“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①农耕文明方面，考古发掘证明，2000 多年前，粟特、大宛（费尔干纳）、花刺子模等地曾建有数百座城市和几千个村镇，居民主要从事绿洲农业。乌兹别克族谚语许多源自农耕生活，如“土地是宝藏，劳动是钥匙”，再如“春天劳动，秋天丰收”，与中国唐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意蕴十分相近。商贾文明方面，据史书记载，西域胡商为延续商贾文化传统，孩子出生时操办相应仪式，“生子必以石密内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中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②意即在新生儿嘴里放蜜、手上涂胶，寓意孩子长大后做生意甜言蜜语、钱不离手。祖籍撒马尔罕的安禄山“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③也就是懂 6 种语言，曾在贸易市场担任翻译和中介。

当前，从文明维度观察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把握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辩证评估斯拉夫文明对中亚的影响。俄国在征服中亚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现代化的东西，如修建铁路、引入近代工业。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等一批古老城市得到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评价“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都是有文明作用的”。^④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俄国对于中亚的发展扮演过“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角色。

二是准确把握中亚历史上“突厥化”的内涵。对突厥、突厥人、突厥化等学术概念应予以严格界定。“突厥化正确的含义是，历史上一些人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失去自己原先的语言，成为操起突厥语的‘突厥人’。”“突厥人，指的是说突厥语的人们。这是根据语言特征得出的集合名词。”^⑤苏

① [唐]玄奘、辩机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88 页。

② 许嘉璐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六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 年，第 4567-4568 页。

③ 同上，第 451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285 页。

⑤ 赵常庆：《中亚五国概论》，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 年，第 24 页。

联学者巴托尔德（又译为巴尔托里德）也持此看法，并举例说，黠戛斯（吉尔吉斯）人原先不是“突厥人”，而后来被突厥化了。^①有的学者认为中亚地区突厥化的内涵更丰富，还包括“突厥人”与中亚土著居民杂居通婚带来的人种的变化，“突厥人”从游牧转向定居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②外来“突厥人”自身的变化，能否被称为中亚的突厥化，有待进一步商榷；扩大“突厥化”的内涵，可能导致“突厥人”的内涵超出语言特征范畴，对其复杂影响也需研究探讨。

三是深入研究俄罗斯应对“突厥文明”影响的政策措施。近年来，欧亚地区部分突厥语国家出于巩固国族认同、加快经济发展、拓展地缘利益等考虑，推动“突厥世界”抱团取暖，乃至构建“突厥文明共同体”。特别是2021年11月“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升格为“突厥国家组织”（简称“突国组织”）^③后，深耕人文领域合作，该组织所属的国际突厥研究院编写《突厥通史》等成员国中学教材，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俄罗斯对“突国组织”一直高度关注、积极应对，提出符合本国利益的俄版“突厥世界”叙事体系，认为突厥-蒙古文明6—7世纪诞生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蒙古边界交汇的大阿尔泰地区，大阿尔泰是“突厥世界”和“突厥文明”的中心；强调斯拉夫与突厥千年文明的融合是俄罗斯与中亚一体化的思想基石，提出《俄罗斯和中亚的斯拉夫与突厥民族历史文化统一构想》。^④2020年，俄罗斯政府科教部支持阿尔泰国立大学实施“大阿尔泰的突厥世界：历史和现代性的统一和多样性”项目，并赋予编修5卷本《突厥文明编年史》的重点任

① 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② 王治来：“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第19页；蓝琪：“论中亚的突厥化”，《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第6-7页。

③ 该组织的英文名称为“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汉语直译为“突厥国家组织”。有的文章称其为“突厥语国家组织”，相当于将该组织英文名称改为“Organization of Turkic-Speaking States”。但是，2021年11月该组织改名升格的主要目的就是去除组织名称中的“Speaking”。为避免歧义，可考虑该组织汉译全称为“突厥国家组织”，通过增加引号，表明为直接引语；汉译简称为“突国组织”。

④ Ученые НОЦ «Большой Алтай» разрабатывают механизмы реализации Концепции славяно-тюркского единства. 20 сентября 2022 г. https://press-release.ru/branches/education/uchenye_nots_bolshoy_altay_razrabatyvayut_mekhanizmy_realizatsii_kontseptsii_slavyano_t_yurkskogo_edi_20_09_2022_07_15/

务。^①俄罗斯运用《突厥文明编年史》针对“突国组织”的《突厥通史》展开学术争鸣，争夺国际突厥学界的话语权。《突厥文明编年史（第 1 卷）》（6—12 世纪的突厥世界）已于 2023 年 12 月出版，第 2 卷（13—16 世纪突厥民族的历史）计划 2025 年秋推出。

三、俄乌冲突成为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调整变化的催化剂

如果把过去三年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调整变化放在独立 34 年的背景下观察分析，可以看到，这是中亚地区出现的第三轮“去俄罗斯化”^②浪潮。一方面，从国家建构的角度看，“去俄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不会回到沙俄、苏联时期。另一方面，从国家关系的角度看，“去俄化”并不直接意味着疏俄、反俄乃至亲美，而是实现和保持国家关系正常化，符合中亚国家多元外交的基本方针。

（一）中亚国家前两轮“去俄化”的历史回顾

第一轮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俄罗斯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认为中亚五国妨碍自身经济发展，推出一系列“甩包袱”政策。而中亚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巩固主权独立、维护领土完整，也力争逐步减少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依赖，独立建设民族国家。双方不断探索磨合，总体上关系有所疏离。例如 21 世纪初期，乌兹别克斯坦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不惜游走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与俄罗斯的关系冷热交替，同期与美国的关系也大起大落。

第二轮发端于 2012 年普京重任总统。俄罗斯明显加大对欧亚地区投入，进而于 2014 年归并克里米亚，引起中亚国家警惕。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经过独立 20 年来的实践和探索，处理双方关系时较 20 世纪 90 年代

① На главную Научн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центр «Большой Алтай» АлтГУ отметил пятилетие своей работы. 24 декабря 2024 г. https://historyrussia.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layout=edit&id=10958

② “去俄罗斯化”（дерусификаци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去俄化”主要指通过发展本国或本地区文化和语言，将俄罗斯元素（俄罗斯人和以俄语为母语的其他民族群体、俄语、俄罗斯文化）排挤出自身空间，或使其边缘化。广义的“去俄化”除文化领域外，还包括在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削弱俄罗斯的影响。

明显更加理性务实。例如，乌兹别克斯坦 2012 年制定首部《外交政策构想》。其中，“三不”原则（不加入军政联盟、不向海外派兵、不接受他国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驻军）划定三条红线，客观上有助于推动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关系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相比之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俄罗斯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

（二）中亚国家新一轮“去俄化”的主要表现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亚国家虽未选边站队，但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有意与俄罗斯保持一定距离。

政治改革加速推进。希望逐渐去除“后苏联空间”普遍存在的威权主义体制标签，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均对宪法进行修订完善。哈萨克斯坦提出建设“公正哈萨克斯坦”，限制总统权限，改革议会产生方式，扩大政党参政范围。乌兹别克斯坦提出建设“新乌兹别克斯坦”，“提升人的尊严”，深化民主制度改革，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渠道。俄乌冲突使中亚国家政治模式多元化发展进一步加速，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对中亚的制度影响进一步减弱。

经济合作追求多元。希望尽量摆脱对俄罗斯“依附性增长”的模式，避免美欧对俄罗斯制裁严重影响本国经济发展。哈萨克斯坦提出优先发展“跨里海运输走廊”，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退出 1995 年签署的独联体跨国货币委员会的协议。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正式签署中吉乌铁路协议，打通联系东西方交通走廊的重要环节。

外交政策更趋灵活。希望通过开展多元平衡外交和加强地区一体化进程，缓解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在中亚地区引发的担忧和警惕。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明确表示不承认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独立地位，与俄罗斯拉开距离；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保持超脱，不明确表态。中亚国家以 C5+1 机制为平台，与中国、美国、欧盟、德国、印度、日本开展政治对话，扩大区域合作，加强经贸联系和拓展人文交流。以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为抓手，推进区域一体化，并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彰显中亚国家的团结和影响。

安全保障自主性上升。希望通过加强自身安保能力建设和多元安全合

作，逐步降低对俄罗斯的安全依赖程度，提高应对危机局面甚至混合战争的能力。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接待多个美欧军事代表团，探讨加强军事安全和军事装备技术合作，联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哈萨克斯坦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与土耳其商定引进无人机和生产线，满足军民两用需求。吉尔吉斯斯坦临时取消原定在其境内举行的集安组织“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2022”军事演习。

（三）中亚国家新一轮“去俄化”的突出特点

一是主体更加多元。前两轮“去俄化”多由官方推动，政府颁布系列政策自上而下施行。新一轮“去俄化”转变为官民并举，民众成为重要参与力量。例如，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中亚国家民众集会抗议，表达对俄不满情绪，并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支持。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还允许民间团体为乌克兰募集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二是领域不断扩大。前两轮“去俄化”突出文化抓手，通过限制俄语使用、拆除标志性建筑等方式，降低俄罗斯文化在中亚地区的存在感。新一轮“去俄化”进一步拓宽领域：加速推进政治改革，逐步调整受俄罗斯影响的“超级总统制”；外交表态不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武，展示中立立场；经济合作转向西方、东方，寻找更具潜力的伙伴，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

三是手段更趋直接。前两轮“去俄化”表达方式较为隐晦。例如重新解读 1916 年民族大起义、1933 年大饥荒等历史事件，据此抨击沙俄殖民枷锁和苏联高压政策，通过解构和重塑历史叙事对俄罗斯的现实影响釜底抽薪。新一轮“去俄化”的方式由隐趋显、手段由软趋硬。例如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在“中亚-俄罗斯”峰会上公开向普京抱怨，不要再把塔吉克斯坦视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反普京示威活动时有发生，有的网民甚至将普京称为“恐怖分子”。

四是影响更为深刻。前两轮“去俄化”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地区国家内部，客观上有助于巩固国家政权、增强民族认同。新一轮“去俄化”的地区影响有所扩大。美国、欧盟、土耳其等域外势力据此认为俄罗斯掌控中亚的能力受到削弱，趁机加强在该地区的存在、加大竞争力度，带动中亚地区战略格局演变。

四、俄罗斯仍是影响俄与中亚国家关系的主要方面

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观察当前的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着双方关系的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可以运用国际战略学的分析框架,深入研究俄罗斯对中亚战略。

(一) 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利益和目标

2023年3月3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①这是俄罗斯立国以来制定的第6份对外政策指导性文件,旨在分析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和前景,阐释俄罗斯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国家利益、基本原则、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和优先方向。

在2016年制定的上一版《构想》中,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地区优先方向依次为独联体国家、欧洲和大西洋地区、美国、北极地区、南极洲、亚太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非洲。^②2023年版《构想》将地区优先方向排序调整为近邻国家、北极地区、欧亚大陆(中国与印度)、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伊斯兰世界、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欧洲地区、美国和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南极洲。其中,独联体等近邻国家仍为首要,欧亚大陆、亚太地区、伊斯兰世界、非洲、拉丁美洲排序前移,欧美国和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明显后置。这既体现出俄罗斯对所处地缘环境变化的判断,也是其面对美西方重压下的反应。

2023年版《构想》指出,俄罗斯与独联体成员国和其他邻国数百年同处一个国家,在各个领域深度相互依存,拥有共同的语言和相近的文化。对俄罗斯而言,维护安全、稳定、领土完整和经济社会发展,强化作为影响世界发展的主权和文明中心之一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稳定保持与上述国家的长期睦邻关系,联合各个领域的潜力。俄罗斯为进一步将近邻地区建设成为和平、睦邻友好、稳定发展的繁荣地区,将优先关注以下领域和问题:一是政治领域。预防和解决武装冲突,改善国家间关系,抵御煽动“颜色革命”

^①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1 марта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0811>

^②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11.2016 г. № 640.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451>

和其他干涉俄罗斯盟国和伙伴内政的企图，确保近邻地区稳定。二是安全领域。确保俄罗斯与盟国和伙伴得到有保障的保护。巩固基于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和俄罗斯发挥关键作用的区域安全体系，增强俄白联盟国家、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其他国防和安全协作机制的互补性。反对不友好国家在近邻国家部署或加强军事基础设施。三是经济领域。深化符合俄罗斯利益的一体化进程，加强基于联合独联体和欧亚经济联盟潜力的互利全面多边合作体系，发展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互动机制，充分发挥睦邻友好关系的经济潜力。四是外交领域。着眼长远，建立欧亚大陆一体化经济和政治空间，预防和制止外国及其集团破坏近邻地区一体化、阻碍俄罗斯与盟国和伙伴深化全面合作的不友好行为。^①

（二）俄罗斯推行中亚战略的能力和手段

从目前情况看，俄罗斯有望基本保持政治、经济、社会稳定。

从政治和社会领域看，当前是普京执政 20 余年来俄罗斯国内政治反对派最为弱势、总统权力最为集中的时期。俄国内没有对普京构成威胁的反对派政党及头面人物，政局较大概率会出现颠覆性变化，政权安全无虞。2025 年 7 月俄罗斯“列瓦达”中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25 年上半年俄罗斯民众对普京总统的支持率保持在 86% 的高位。^②“列瓦达”中心还有一项始于 1997 年 6 月的持续性民意调查项目，每月选取受访者对国家前进方向“是否正确”作出评估。2025 年 6 月“正确”与“不正确”的对比为 70%：17%。普京出任代总统之前的 1999 年 12 月为 31%：51%；2022 年 2 月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前为 52%：38%，3 月即变为 69%：22%。此后，“正确”占比基本保持在 70% 以上，最高达 75%，“不正确”占比曾两次升至 27%，原因分别是 2022 年 9 月俄军在哈尔科夫大撤退和 11 月局部动员。^③

与此同时应该看到，俄乌冲突暴露出一些始终未能解决的结构性矛盾。

①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1 марта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0811>

② Рейтинги июня 2025 года: настроения, оценки положения дел в стране, одобрения органов власти и доверие политикам. 26 июня 2025 г. <https://www.levada.ru/2025/06/26/rejtingi-iyunya-2025-goda-nastroeniya-otsenki-polozheniya-del-v-strane-odobrenie-organov-vlasti-i-doverie-politikam/>

③ Там же.

如联邦中央和民族共和国之间的矛盾、恐怖袭击背后的民族和宗教矛盾、本土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的矛盾等。宗教极端主义仍是俄罗斯面临恐怖威胁的主要根源之一，相关组织与“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势力保持密切联系。俄乌冲突分散了俄罗斯强力部门的反恐精力，使其在俄乌冲突和国内反恐之间左支右绌。2024年3月22日的莫斯科市恐袭事件造成144人死亡、551人受伤。^①这是自2004年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333名人质死亡、728人受伤）以来，俄罗斯国内伤亡人数最多的恐袭事件。“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发表声明对此负责。此次恐袭发生在普京2024年3月7日连任总统后不久，时间、地点和方式经过精心策划，意在造成重大社会冲击。莫斯科恐袭事件后，俄罗斯收紧了移民政策。普京强调内务部在移民领域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社会和公民安全、维护文化认同。^②内务部获得驱逐非法外国移民的独立行政裁决权。免签进入俄罗斯的最长逗留时间缩短至每年不超过90天。2024年违反移民法的案件数量增加了31%，被驱逐出境人数增加了34%。因违反入境和逗留制度而被起诉人数增加了11%。近1500人因非法行为被终止俄罗斯公民身份。^③

从经济领域看，俄罗斯承受了西方三年的制裁，战时经济表现出强劲韧性，并实现了超预期增长。^④在生产领域，国家项目大规模投资和居民消费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2024年GDP增长率为4.1%。制造业贡献了主要增长份额，军品生产起到发动机作用，能源和农业成为经济安全的稳定器。在财政领域，收支总体平衡，赤字平稳可控。2024年预算收入36.71万亿卢布，同比增加26%，支出40.19万亿卢布，同比增长24%，赤字3.48万亿卢布，占GDP的比重为1.7%，尚不存在财政风险。财政对油气收入依赖连续下降，2022年为43%，2023年为31%，2024年为30%。金融系统总体稳定，持续

① В Подмосковье уточнили данные по пострадавшим при теракте в «Крокусе». 30 марта 2024 г. <https://ria.ru/20240330/krokus-1936812467.html>

② Расширен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коллегии МВД. 5 марта 2025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6408>

③ Президент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ежегодном совещании судей судов общей юрисдикции, военных и арбитражных суд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 февраля 2025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6296>

④ 徐坡岭、聂志宏：“美欧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合成控制双重差分的两阶段对比分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年第1期，第80页。

向国家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国际收支方面，2022 年至 2024 年外贸总额分别为 8478 亿、7102 亿和 7169 亿美元，贸易顺差分别为 3372 亿、1400 亿和 1509 亿美元。^①外汇储备方面，2022 年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初有所减少，当年 6 月恢复增长，2025 年 7 月达到 6906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②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战争消耗挤占长期产能投资，形成俄罗斯经济目前面临的主要风险。2024 年国防支出占 GDP 比重为 6%，2025 年提高到 6.31%。^③作为对比，普京指出，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的国防预算分别占 GDP 的 14% 和 10%，并强调未来三年俄罗斯将逐步减少国防开支。^④根据预算法案，2025 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 2.5%（较 2024 年下调 1.6 个百分点），2026 年和 2027 年分别增长 2.6% 和 2.8%。^⑤2025 年俄罗斯经济已有所降温，头 5 个月 GDP 同比增长 1.5%。^⑥目前俄罗斯经济由产业政策主导，国家项目投资保持稳定，低烈度军事行动和战争消耗不会对固定资产投资造成破坏性影响，恶性通胀概率不大。俄罗斯经济受劳动力供给水平和产能利用率限制，难以保持快速增长，但不存在大幅衰退的风险。

（三）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前景

历史上俄罗斯曾经历三次“崛起-衰败”的往复，当前尚未找到适应内外形势、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但凭借战略韧性仍将在逆境中继续苦撑。第一次是从基辅罗斯 862 年立国到 1240 年蒙古入侵被征服。第二次是从 1689 年彼得大帝改革到 1917 年沙俄帝国罗曼诺夫王朝终结。第三次是从十月革

① О текуще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Итоги 2024 года. 7 февраля 2025 г. https://www.economy.gov.ru/material/directions/makroec/ekonomicheskie_obzory/o_tekushchey_situacii_v_rossiyskoy_ekonomike_itogi_2024_goda.html

②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резерв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Еженедельные значения на конец отчетной даты. 18 июля 2025 г. https://cbr.ru/hd_base/mrrf/mrrf_7d/

③ Рост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нашли объяснение. 13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lenta.ru/news/2024/08/13/rostu-rossiyskoy-ekonomiki-nashli-ob-yasnenie>

④ По завершении саммита ЕАЭС в Минске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тветил на вопросы российских журналистов. 27 июня 2025 г. <https://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7316>

⑤ Сбербанк дал прогнозы на 2025 год. 6 декабря 2024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7347787>

⑥ О текуще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2025. https://www.economy.gov.ru/material/file/ec74ceb77d0fb6628bc761772674a45a/o_tekushchey_situacii_v_rossiyskoy_ekonomike_may_2025_goda.pdf

命到 1991 年苏联解体。客观地看，某种程度上历史更加青睐俄罗斯：一是辽阔的国土奠定了大国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抵御外敌的战略纵深，二是强势领导人的集权确保了内部的集中统一，三是顺应潮流的改革创新积蓄了大国崛起的力量，四是巧妙的外交运筹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因此，俄罗斯虽然历经三次衰败，却又三次重新复兴。大国情结贯穿俄罗斯的千年历史，当前在俄罗斯高层领导和各界精英中普遍存在，甚至已成为全社会的文化基因。

相比之下，俄罗斯可能更加善于摆脱困境，而不是维持优势。在顺境时，俄罗斯常常会犯一些战略性错误，比如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力不断增强，开始推行全球进攻性战略，最终在美苏争霸中败下阵来。但在逆境中，俄罗斯却往往能够苦苦支撑，甚至再度崛起。究其原因，俄罗斯蕴含在军事传统、民族性格和政治文化中的战略韧性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苦战是俄罗斯军事传统的基本内核。沙皇俄国存续 370 年（1547—1917 年），打过 37 场数万人参战的对外战争。^②俄军出国作战多次铩羽而归，或者勉强打成平局，只有条件十分有利，才能苦战取胜。俄军武器装备落后、后勤补给困难，将领无能、兵员不足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恩格斯曾指出：“俄国士兵无疑非常勇敢……越是危险，他们就越加紧密地结成一个坚固的整体。”^③俄国兵体格好，身体壮，步伐矫健，要求不高，吃喝随便，而且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国的兵士更能听从自己的长官。^④目前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场僵局和战争损失还没有逼近俄罗斯军事传统的苦战底线。坚忍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突出特点。恶劣的自然环境使俄罗斯民族饱尝艰辛，形成了坚忍面对不幸与贫困的民族性格。当前，俄罗斯国内半数以上就业人口直接或间接依赖国家财政供养，属于普京的“核心选民”。这部分人群只要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就会继续支持普京的内外政策，而不是选择改变现状。

① 许昌志：“从俄罗斯的战略韧性看俄乌冲突”，《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 135 期）》，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2023 年 3 月 16 日，https://www.iiss.pku.edu.cn/fj/PDF/ciss_cn/upload/docs/2023-03-16/doc_6401678954523.pdf

② 吴春秋：《论大战略和世界战争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年，第 20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453 页。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 1 卷）》，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年，第 270 页。

服从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历史传承。数百年的宗法制度和专制统治给俄罗斯政治文化打下深刻烙印，集体主义和权力崇拜是其突出表现。个人的思想、意志和行为需要服从集体和社会的要求，否则将被视为异端。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在俄罗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普京始终保持较高支持率，俄乌冲突以来也未曾大幅下降，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这种政治文化的传承。

普京主政以来，俄罗斯逐步走出衰落期，继续探寻第四次复兴之路。对俄罗斯而言，俄乌冲突只是近忧，国家的未来仍取决于发展模式的选择。从历史的长周期观察当今的俄罗斯，大国雄心是否能够得到综合国力的充分支撑，是否已经拥有第四次崛起的主客观条件，仍是一个未知数。^①俄罗斯战略界时常引用俄国政治家斯托雷平的一句话：“在俄罗斯，20 年可以改变一切；200 年后，一切都未曾改变。”这也表达出俄罗斯人对国家民族命运周而复始轮回的无奈。

五、俄罗斯着眼后俄乌冲突时期，着手强化对中亚国家影响

乌克兰危机肇始于 2013 年，于 2022 年全面升级为俄乌冲突，成为俄罗斯的国运之战、乌克兰的存亡之战、美国的霸权保卫战。当前，俄乌冲突进入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新阶段，冲突停火冻结的可能性有所上升，但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几乎已经成为定局。普京的第五任期（2024—2030 年）与特朗普的 2.0 任期（2025—2029 年）基本重合。对俄罗斯的国运兴衰而言，未来五年是危险的五年；对美国的全球霸权保持而言，未来五年也是重要的五年。

（一）国际形势继续保持动荡与变革的阶段性的特点，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未因此改变

当前百年变局进入新的演进阶段，大国关系呈现出新的互动特点。国际

① 2025 年 6 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中俄智库高端论坛（2025 年）”期间，笔者与俄罗斯前外长、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伊万诺夫就此问题进行过交流。伊万诺夫没有正面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只是强调，对俄罗斯而言，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必须符合自身的经济实力和与其他各领域的实力。

形势动荡与变革的阶段性特点源自国际权力结构重组与霸权博弈。西方的传统领导地位面临“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挑战。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投资回报率下降，各国政策更加内顾，加剧了贸易摩擦和产业链区域化。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威胁交织，俄乌冲突、以巴冲突、以伊战事进一步暴露全球治理体系的脆弱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回归，对全球安全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世界面临阵营对抗的现实风险。

与此同时应该看到，动荡与变革只是新旧国际秩序转换的阵痛，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继续体现全球的共同利益和历史的基本潮流。国际力量对比总体趋向平衡，多极化、全球化趋势继续深化；各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仍是主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断强化；新兴力量通过合作逐步重塑国际规则，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二）俄罗斯依托综合国力，凭借老练手腕和冒险行动，仍是国际社会无法忽视的重要力量中心

俄罗斯通过激活历史积累的战略资产、重构非西方的国际合作网络、发挥资源和军事的比较优势，在“一超多强”格局瓦解后，勉力维持大国地位的基本盘。从单极与多极斗争的政治角度看，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主张世界多极化，是一支建设性力量。从战争与和平的安全角度看，俄罗斯运用军事力量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宣布暂停履行俄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对等威慑美西方，与受到联合国制裁的朝鲜开展军事合作，是一支破坏性力量。从发展与合作的经济角度看，俄罗斯以粮食、能源为工具，影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和世界经济复苏，是一支控制性力量。

俄罗斯立足有限实力，构建立体竞合体系，消耗对手的战略耐心，虽然难以全面突破西方围堵，但也能够在国力相对衰退时期保持特殊领域影响力，为自己赢得了战略喘息空间。但这种在战略冒险与能力边界之间走钢丝的策略对普京政权的要求越来越高，俄罗斯越来越面临资源透支风险和盟伴离心趋势。

（三）俄罗斯主动放低身段，充分发挥地缘、安全、文化等领域的独特优势，强化对中亚外交

俄乌冲突延宕损耗和美西方经济制裁相互交织，降低了俄罗斯对中亚的

经济影响，限制其发挥地区安全领导者作用。俄罗斯强化与中亚关系的意图与能力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必须根据形势变化作出调整。

政治领域。在多层层面，截至 2025 年 4 月，“中亚五国+俄罗斯”已举行 8 次外长会议。2022 年 10 月 14 日，首届“中亚五国+俄罗斯”峰会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召开以来，各方商定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合作。第二届峰会拟于 2025 年 10 月在杜尚别独联体峰会期间举行，将成为观察“后俄乌冲突时期”俄罗斯与中亚关系的重要风向标。在双边层面，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元首接触频繁，2024 年共 6 次会面、9 次电话交谈。乌兹别克斯坦已在俄罗斯开设 6 个总领事馆（圣彼得堡、喀山、顿河罗斯托夫、叶卡捷琳堡、新西伯利亚、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即将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设立首座总领事馆。俄罗斯约 80 个联邦主体与乌兹别克斯坦开展地方合作。^①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2025 年 1 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哈萨克斯坦是普京访问次数最多的国家，达到 33 次，这一事实很说明问题。^②2025 年 4 月，俄罗斯将塔利班移出恐怖组织名单，试图继续将阿富汗作为地缘战略布局的重要支点，加强中亚国家对俄罗斯安全保障的依赖。

经济领域。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表示，俄罗斯是哈萨克斯坦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和三大主要投资者之一。哈萨克斯坦则第一次成为俄罗斯的五大贸易伙伴之一。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额累计达 240 亿美元，其中仅 2023 年和 2024 年两年就超过了 45 亿美元。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累计投资 85 亿美元。截至 2024 年 11 月，约有 2.4 万家俄罗斯公司在哈萨克斯坦经营，几乎占外资企业总数的一半。^③

截至 2025 年 4 月，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登记俄罗斯企业 3000 余家，占外资企业的 22%。俄罗斯对乌兹别克斯坦投资超过 130 亿美元。能源是双方最重要的合作领域。两国 2024 年 5 月签署合同，在乌兹别克斯坦建造第一座核电站。俄罗斯欢迎乌兹别克斯坦作为观察员国参与欧亚经济联盟合作。

① К предстоящему визиту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в Узбекистан. 22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2010741

② Касым-Жомарт Токаев: «Цель – укрепить экономику и суверенитет». 3 января 2025 г. <https://www.akorda.kz/ru/kasym-zhomart-tokaev-cel-ukreplit-ekonomiku-i-suverenitet-20524>

③ Президенты Росс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сделали заявления для СМИ. 27 ноября 2024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5684#sel=2>

2024 年，乌兹别克斯坦与该组织成员国贸易额增长 7.3%，达到 175 亿美元。乌兹别克斯坦于 2025 年 4 月加入欧亚开发银行。大约 110 万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在俄罗斯务工。^①

人文领域。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指出，截至 2024 年 11 月，超过 6 万名哈萨克斯坦留学生在俄罗斯大学学习。哈国内有 7 所俄罗斯大学的分校。新建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阿斯塔纳分校计划 2025 年 9 月开始运作。哈萨克斯坦国立法拉比大学在鄂木斯克市开设分校，成为在俄罗斯的首家哈萨克斯坦高校分校。俄语是将两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重要因素。哈萨克斯坦学校三分之一的学生使用俄语接受教育。^②

在 2024—2025 学年，800 名乌兹别克斯坦大学生获得俄罗斯大学的政府资助名额，而在 2025—2026 学年，名额增至 810 人。截至 2025 年 4 月，在俄罗斯学习的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达 5.6 万。乌兹别克斯坦共有 14 所俄罗斯大学的分校，在独联体国家中数量最多。俄罗斯高度赞赏乌兹别克斯坦为维护族际和谐、俄语地位、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约 100 万俄族同胞利益所作的努力。俄语作为乌兹别克斯坦 130 个民族的族际沟通手段，其作用非常重要。^③

2023 年 10 月 23 日，根据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的提议，独联体元首理事会签署《关于建立俄语国际组织的条约》。该组织是具有国际法人资格的国际性政府间组织，旨在加强俄语作为国家间交流语言、国际和区域政府间组织正式或工作语言的地位。^④该组织最高机构为部长级会议，成员包括各国政府相关部委负责人。秘书处为常设工作机构，设在俄罗斯索契市。秘书长任期四年，可连任一届。^⑤

军事领域。首先，俄罗斯继续利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中亚安全领域发

① К предстоящему визиту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в Узбекистан. 22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2010741

② Президенты Росс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сделали заявления для СМИ. 27 ноября 2024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5684#sel=2>

③ К предстоящему визиту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в Узбекистан. 22 апреля 2025 г.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2010741

④ Страны СНГ учредил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организацию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13 октября 2023 г. <https://ria.ru/20231013/sng-1902615497.html>

⑤ Уста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13 октября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supplement/6026>

挥主导作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为成员国。该组织每年组织多场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编有 1.5 万—2 万人的集体快速反应部队，由成员国国防部、内务部和紧急情况部派出。平时驻扎本国，履行同盟义务时转归集安条约组织指挥。上述机制、部队和训练，在 2022 年初协助哈萨克斯坦平息“一月事件”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俄罗斯是唯一在中亚拥有军事存在的大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萨雷沙甘靶场等，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坎特空军基地、塔吉克斯坦境内的第 201 军事基地等。第三，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建有地区联合防空体系。其中，俄、哈、乌空防军自动交换空情，组织联合防空战斗值班。俄、吉、塔防空部队之间因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限制，只能进行信息的非自动化交换。第四，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开展军事装备技术合作，按俄罗斯国内价格提供防空系统、雷达、作战飞机、武装直升机、装甲汽车等各型装备。第五，俄罗斯继续大量培训中亚国家高级将领和军官。例如，哈萨克斯坦国防部长卡萨诺夫中将曾就读于俄罗斯阿尔马维尔高等军事航空学校、加加林空军学院和总参军事学院，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别克勃洛托夫中将曾就读于列宁格勒高等炮兵指挥学校和总参军事学院，塔吉克斯坦国防部长索比尔佐达中将曾就读于俄罗斯莫斯科合成军事学院。

六、余 论

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全球战略地位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地缘、人口、资源、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二是制度稳定性、民族凝聚力、文化影响力等软实力；三是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战略能力，如国际战略理念和行动能力、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国际盟友体系等。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大国博弈的新内涵：关键在于更敏锐地捕捉时代潮流变化，运用更先进的科技成果，开创更合理的生产方式，建立更完善的国家形态，确立更和谐的文明共处模式，提出更有号召力的国际合作理念。

当前在俄乌冲突逐步接近尾声的背景下，俄罗斯可能更趋保守，强调自

己是独特的“文明体国家”，^①选择一条世界潮流之外的“俄罗斯之路”，^②更多依托自身传统文化和政治理念，不惜与现代文明有所割裂。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战略主导地位可能会继续缓慢下降，中亚国家新一轮“去俄化”趋势恐难逆转。但与此同时，由于主观意愿与客观能力未必完全匹配，内部动因与外部影响时有抵触对冲，这一进程仍将持续较长时间，其间也可能出现多次反复。特别是俄罗斯保有对中亚影响力的极大存量，继续吃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老本”，目前看不成问题。

中亚国家的地区主体性有所提升，将继续奉行多元、平衡、务实、进取的外交方针，希望通过新一轮“去俄化”拓展新的发展路径，更广泛地参与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在确保与俄罗斯不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下，借助各方力量对冲俄罗斯的强势。但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传统联系仍十分紧密，未来发展难以彻底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只能力图与俄罗斯保持正常和密切的国家间关系，在大国博弈中分散风险、趋利避害，根据地区力量格局变化相应调整外交政策。

回顾历史，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起伏跌宕近 500 年。双方一直试图厘清“我者”和“他者”之间的区别，探寻符合各自利益的相处之道。其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不少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而言，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

① 俄文为“Государство-цивилизация”，强调俄罗斯既是一个国家，也是一种文明。此概念在官方文件中首次见于 2023 年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而后普京多次提及，引起俄罗斯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将“Государство-цивилизация”试译为“文明体国家”的主要考虑：一是译为“国家-文明”或“文明国家”略显生硬，不太符合汉语习惯。二是译为“文明型国家”，将俄语的并列结构改为偏正结构，未必忠实原意。已有多位俄罗斯学者表示中国学者提出的“文明型国家”概念的俄译应为“Государство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типа”。

② 2022 年 9 月 21 日，普京在纪念俄罗斯建国 1160 周年音乐会上表示：“我们的文明独具一格，拥有自己的道路。”См.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м концерте, посвящённом 1160-летию зарож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21 сентября 2022 г. <http://www.kremlin.ru/ve nts/president/transcripts/69397>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Central Asian states is marked by particularity and complexity, and thus cannot be easily explained by conventional paradigms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s. Instead, it must be examine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nearly 500 years of interactions, and from historical, ethnic, and civilizational dimensions. The “change” in Russia-Central Asia relations arises from the entr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to a new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 where the dynamics of a “once-in-a-century” global shift intertwine with regional restructuring. The “continuity,” however, stem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primary contradiction shap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in Central Asia, between great power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the autonomy of regional states, remains unchanged. The dominant side of this contradiction continues to be external powers, with Russia at the forefront. Yet, the intensity of this contestation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threshold where quantitative change turns into qualitative transformation. Historically, Russia has undergone three cycles of “rise and decline” and has yet to find a development model that both adapts to domestic and external realities and suits its own conditions. Nonetheless, relying on strategic resilience, it continues to endure adversity, stressing its unique identity as a “civilizational state” and pursuing a distinct “Russian path” outside mainstream global trend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Central Asia has witnessed a third wave of “de-Russification.” However, this does not signify a turn to anti-Russian or pro-Western orientations; rather, Central Asian states continue to follow a diversified, balanced, pragmatic, and proactive foreign policy line. At present, Russia, with an eye to the “post-Russia-Ukraine conflict era”, seeks to capitalize on its distinctive geopolitical, security, and cultural advantages in an attempt to reinforce its influence over Central Asia. Yet it w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fundamentally reverse the long-term historical trend of a gradual decline in its strategic primacy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Russia-Central Asia Relations, Central Asian States,

Nation-State Building

【Аннотац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уникальны и сложны, что затрудняет прямое применение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й парадигмы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и соседними малыми и средн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Вместо этого требуется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 контексте почти 500-летнего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охватывающе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этнические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е аспекты. «Переменные»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России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бусловлены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контекстом нового периода турбулентности 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сложны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м веков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константы»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России обусловлены тем, что основным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м, определяющим общую ситуацию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её будуще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остаётся конфликт между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м крупных держав и автономией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Этот конфликт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обусловлен внешними силам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Россией, и интенсивность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эт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ещё не достигла крит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перехода от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к качественны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 Россия пережила три цикла «взлёта и падения» и до сих пор не нашла модель развития, применимую к её внутренним и внешним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м и отвечающую её собственным реалиям. Однако Россия, облада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ю, продолжает преодолевать трудности, подчёркивая свою уникальную позицию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выбирая «российский путь», стоящий вне рамок мировых тенденций. На фоне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абирает силу третья волна «дерусификации». Это не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тали антироссийскими или даже пр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Напротив, они продолжают проводить диверсифицированную,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ую,

прагматичную и проактивную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я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а на периоде «после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используя свои уникальны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в геополитике,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культуре, чтобы укрепить своё влияние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днако это не переломит к лучшему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тенденцию снижения её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责任编辑 崔 珩)